

梅墟老街：□仇赤斌 文/摄

新街与旧梦

站在菊坡桥顶上，梅墟老街尽收眼底。渡驾桥江从桥下穿过，两岸是整修一新的店铺、中式别墅，以及零星开着的咖啡店、糖水铺。街面干净，房子齐整，却少有人来。那一刻我忽然想到“梅墟”这个名字：梅，来自西汉的梅福；墟，是村落，也是集市。一个有两千年传说、南宋成市、民国号称“鄞东第一商埠”的地方，如今为什么这样安静？



高产碶

封火墙和“源远流长”。

1

梅墟的“梅”，确实和梅福有关。西汉末年，大司马王凤当权，梅福以南昌县尉小官上书朝廷，指陈政事，讽刺王凤，被斥为“边部小吏，妄议朝政”，险遭杀身之祸，于是挂冠而去。后来他辗转隐居，传说于公元2年来浙东（他的女婿是著名隐士严子陵）看中了内河与外江交汇的这块宝地。他率民筑塘，保禾灭蝗，后人感念，立庙祀之。因他修道炼丹，传说成仙，被称为“梅仙”。

其实梅墟真正的地理意义，在脚下这条江。渡驾桥江贯穿老街，一头连着内河，一头汇入高产碶，再由碶闸控制，连通甬江。阻咸、蓄淡、排涝、灌溉，是这套水网的全部功能，也是梅墟得以成市的根本。高产碶也称“碶门桥”，上有“鄞县邱隘区高产碶，1967年”字样，既是碶闸，又是桥梁。我站在桥上，感觉梅墟的老，不在那些新修的店面里，而在这水声里。

再往江边看，还有古码头、老船坞和船台遗存，只是被沿江工地封在里面。清代的梅墟堰、界牌碶、七洞闸、梅墟碶，都曾是这套系统的一部分。名字还在，水声却远了。

梅墟于南宋成市，民国达到鼎盛，号称“鄞东第一商埠”。老街格局可概括为一江、一河、一街、一碶闸、鱼骨形街巷。宁波的集市多是隔几天开市，梅墟却是最高等级的“天天集”。鼎盛时，有光裕、恒昌三大蔬菜行，五家货行，四家药店，加上百货、烟酒、饭店、茶馆，从江南路一直开到甬江码头。东一街是老街核心，呈“干”字型分布，仍保留有封火墙。我在封火墙上看到“源远流长”四字，字还在，墙还在，可惜改建后的店铺基本闲置着。新街有了，旧梦却远了。离去的，或许是“天天集”里的吆喝。

2

除了零星几幢老宅，老街其他部分都拆除改建成中式别墅和商铺。老宅像几处补丁，补在新街上。

大井河头36号的张宅，是清代民居，紧邻高产碶东侧。“大井河头”得名于巷内古大井，是旧时居民取水、市井聚集之处。这是一座浙东典型合院式民居，砖木结构，东西墙面为观音兜，二进工字型院落，由两层主楼、连廊和门房组成，是典型的店、宅合一作坊式建筑。从前这里是前店后宅，临街做买卖，进院子是生活。如今店门关着，像日子上了锁。

甬江大道3355弄7号的静居，在渡驾桥江西岸，正门朝北，面对甬江——这在宁波民居中很少见。建于清末，由正屋、前屋、东厢房组成，正屋为硬山顶穿斗式重檐楼房，前屋为单檐硬山顶平房。主人据说姓陈，房子靠近甬江航道，或许是个跑过码头的商人。以“静”为宅名，主人应有避市井喧嚣、安居静养之意。

漕碾村100号的民居，在静居南侧，离得不远。旧时这里有漕碾，也称水碾，利用河水动力碾米。这是单进三合院，主楼是四间一弄重檐硬山顶楼房。它的南墙，白墙黛瓦，高耸异常，中间是红色石库门。我举起手机又放下——这样的墙，拍下来是画，住进去才是日子。日子没了，画也就空了。



大井河头36号张宅。

3

老街最核心的老建筑，是求精路3号的求精学校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，校址为西方寺旧址。

创办人谢天锡，镇海县江南乡胡家洋人，16岁赴沪，在煤炭行当学徒，满师后主管店务，几年后自设煤号，经营有方，成为“煤炭大王”。他关心家乡教育，先后捐资创办7所“求精国民学校”。梅墟的求精学校实行西式教育，成为当时鄞东独一无二的西式学校。

1951年学校由政府接管，改名梅墟乡中心小学。梅墟一度并入邱隘镇，又改名鄞县邱隘镇梅墟中心小学。1988年学校迁至新址后，此处闲置，如今正在整修。我透过铁门，看到花园里有一块白色大石块，上刻“精益求精”四个金色大字。主楼前有谢天锡先生半身雕塑，是2008年建校百年之时，由求精校友敬立。前幢为两层西式教学楼，青砖木窗；后幢为中式礼堂，由西方寺大殿改建；教室由原厢房改建。院南侧操场等已改建为道路。新与旧，中与西，就这样叠在一起。

新的求精书院，在求精学校东侧几百米，位于黄杨路155号，是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学校。名称变了，规模大了，但“求真至善，精进致远”的校训一直传承至今。100多年来，求精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之才，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戚正武，中国工程院院士郁铭芳，金融家张章翔，广州起义革命烈士沙文求等。书法大家沙孟海，曾在此任教。

求精学校不是梅墟文脉的起点。再往前追，南宋时这里已有菊坡书院。资政殿学士陈卓，号菊坡，因与宰相史弥远政见不合，

致仕回乡后，在梅墟创办菊坡书院。菊坡陈氏成为梅墟历史上两大望族之一。南宋陈著有词曰：“桃李竞春事，坡菊自清闲。”陈卓去世后，谥号“清敏”，元代表桷在《过菊坡书院》写道：“清敏公家有讲堂，堂前遗菊满披黄。”

所以这里有菊坡路和菊坡桥。菊坡桥横跨渡驾桥江，是木制拱形步行景观桥。站在桥顶，梅墟老街全貌皆在眼底。

从菊坡书院到求精学校，再到新求精书院，梅墟的文脉其实一直没断。只是文脉这东西，像水，要有河道才能流。这河道是人，是日子，是有人来读书、来开店、来生活的热气。

河东岸的店面都没有营业，西岸零星开了几家小店，如咖啡店、糖水铺和香水店。西南面第一家是水手书店，蓝色调，兼卖咖啡。店内看到沃尔特·惠特曼的诗句：做一个世界的水手，奔赴所有的码头。我在里面逗留了一会，嗅到了一丝菊坡书院和求精学校的文气。

走出水手书店，我回头又看了一眼菊坡桥。桥是新的，街是新的，连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新的。可梅墟真正让人记住的，或许不是这些新，而是高产碶上的旧刻字，是曾经“天天集”的喧嚣，是求精学校和菊坡书院远去的书声。

老街改造固然带来新面貌，但如果没有记忆的安放之处，没有人员往来和生活热气，那可能只是一种静止的空白。梅墟的难题，或许正在这里：它不缺历史，也不缺故事，缺的是让历史和故事重新回到日常生活的办法。人回来了，街才真正活着。而要人回来，不是因为街的新，是因为街上有日子可以过。